

TS453/4436(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杲堂文鈔卷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上李鄴嗣著

塔萬斯備

全較

姚江黃宗羲選

男 嗽

黃先生六十序

歲在巳酉姚江黃梨洲先生年六十吾黨二三子將日文
祝先生之年余時方苦肺未及作也已而萬生允誠傳先
生所作辭祝年書具言遭忠端公之難雖餘生尙存不當
受祝某讀之而自傷所遭與先生畧同輒爲泣涕交橫下
也蓋斯情斯痛惟先生能言之惟某能知之二三子皆值

身堂文錄卷三
一
人倫之常固不知其言之極哀也。故余謂先生今日凡世俗進觴之詞俱卻之可也。至若吾黨之言則非復一人之私也。爲吾道之重也。爲天下後世言之也。卽先生欲卻之而不可也。昔者夫子之門惟曾子爲最少而于聖人之傳獨得其宗。及夫子曳杖之年。曾子祇二十七歲耳。而論語至記曾子述小旻之詩。故先儒謂學論二書俱屬曾氏之門人。述其師所授。故其書晚而始出。夫天使曾子後夫子而生。得盡發其微言以教萬世。而卽以有子思子以及孟子之傳。斯則曾子當先後受授之際。其身任吾道之重若

此孟子旣歿千餘年而有宋諸大儒起後三百餘年而有陽明子復百餘年而有子劉子先生少侍教于劉門得傳其學及子劉子從容盡義先生日侍其側年祇三十有五耳。自後晦昏風雨先生抱戢山之遺書伏而不出更二十餘年而乃與吾黨二三子重論其學而子劉子之遺書亦以次漸出使吾道復顯于世有以待夫後之學者是則先生之功固亦劉門之曾子也。且史傳謂夫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今先生年十七卽上書伏闕下訟忠端公之冤。手操長錐刺闖奴名震天下。退而奉太夫人色笑六

身堂文錄卷三
十年如一日。忠孝淵源比于曾子。宜其得子。劉子之傳。而先生更以一身上窮六經之源。下泛百氏之海。採二十一史之林。旁獵方技諸家之圃。使吾黨共折衷于先生。足以自信。如望天樞而知北望。天梁而知南也。傳曰高山仰止。人師難逢。生斯世也。舍先生其誰宗耶。况先生所著述。足爲重于世。而其書尙未成者多矣。今先生之識。方與齒日進。聰明不衰。一年而成一書。未可量也。是則先生之身如蒼宮碩果。得久在于斯世。固吾黨之所深幸。而萬世同瞻者也。余故曰。凡吾黨所言爲斯道之重也。爲天下後世言之也。先生豈得而辭之。若夫畢天之痛齒。髮可銷。先生方與余相對。而欬歔者。猶屬吾兩人之私矣。

壽戒菴先生七十序

歲戊申二月同堂長兄戒菴先生年七十弟某敬觴于先生之前曰竊聞人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先生今日逾于下未及于中漸進而上壽百年其觴方未已然某竊欣欣然爲今日一觴則曰此非徒爲先生壽也併以壽諸兄弟也亦自壽也蓋自某爲兒時及見封少司馬龍麓公年八十有九大父參軍公年八十有六華髮顏行爲李氏祭酒其後諸父凡七人惟忠毅公七十七玉淵先生七十有五奉直公七十其視大父時爲少衰矣至余輩再從兄弟十八

人今存者裁八人行俱在戒菴先生後而前此未有一人
至七十者其視諸父時爲益衰矣世漸下而人漸無年每
惕然念之此豈無所以致之與夫自其所見參軍公與封
少司馬公俱有盛德里中述其長者行至今不容口將所
謂仁者宜壽而再傳以後漸不能及與又所見二公一褐
袍數十年一楮扇數十年不祭不設肉不宴不兼味所謂
嗇取者奢與之而後人漸不能及與抑二公時天下盛平
屢豐年夜臥不畏吠犬耳不聞鳴鏑所謂和樂之世老人
嘻嘻而後人所遭大不同與其所以致此者果然與尙憶

前歲戒菴先生苦病甚篤諸兄弟深憂之已而先生病稍
起體中漸復飲啖如常時更能火下細書如此復數年而
先生竟七十矣先生平生奉先人之教未嘗敢失年未五
十輒誓墓不出去所居二十步治圃三畝植竹百餘竿花
木翳如先生日吟嘯其中晚年所手鈔書尙百餘卷諸侄
亦善侍養先生日引酒數觴泰然遣放不復以世務關懷
此其道俱當得永年且傳曰盛衰相循環天之道也今吾
輩兄弟自再從十八人推而三從四十九人先生行在十
五前此旣無一人至七十者而先生今至其年此所謂衰

極則將盛日行陸極短則更長從此而先生之年未可量也。卽後此諸兄弟之年俱未可量也。蓋吾從兄弟同居者七人先生而下爲簡仲二兄更二年亦七十矣其四人俱將六十矣卽某齒最後去先生二十三年然得從先生杖履一觴一咏至先生如龍麓公時卽某亦將爲七十人矣。某初序先生病起詩謂先生當年過織簾先生今其言已漸驗又願先生爲太末徐文楚使兄弟皓首相對史家書爲盛事固皆自今日一觴始也故曰非徒爲先生壽也先生笑曰甚善請得舉臬堂之觴以觴諸弟焉因次爲序

王無盼先生七十序

晉人妙于言理莫如王逸少其序蘭亭集曰雖暫時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言往者之易陳也至其集詩復曰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言來者之常新也蓋盈天地間所見萬象紛紜惟藉日新以續舊不廢是以受氣之新者生受氣之過者衰受氣之陳者腐盡物皆然而文人以筆墨成文章最先受之古今作者之雄惟推司馬子長韓退之子長盡取尙書左氏古詞變以今文其所極網羅雖本舊聞而體俱出創構故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數見不鮮其能

奇乎。迨東漢以降，至于唐中葉，文人陳陳相因，其衰甚矣。退之出而始身與斯文之重，然其所力任，惟曰陳言之務去，而自以爲難。蓋積陳至千年，所當務去，不僅在于言也。必先洗其心，澆其府，疏其脈，剔其髓，始得取宿見宿聞之陳物去之，至盡而後可以更受天地之新。斯所以爲極難也。且退之所謂獨難者，非徒能不同于人也。卽其自爲古文，詞與有韻之文，出自一手，而亦絕不同。蓋文自東漢而後，作者俱用實，而退之獨用虛。詩自初唐而後，作者俱善用正，而退之則更用奇。後三百年而有宋，諸大家起斯文。

復興然求其一人之身文與詩能分道而出，而各以全力注之。退之之後，惟子瞻一人而已。餘俱不能及也。以兩公能無所不新也。請崙以詩言之。四唐以來，作者時有至近日北地，歷下相繼立幟，而詩之道益衰。斯則學者之過也。余嘗謂竊計一時詩人，其所錄樂府、鏡歌、善哉、諸行古詩，獨蘇、李十九首、曹、劉所作七言律，更爲加意。惟盛唐岑、王、諸家最擅名之篇，總錄可百餘首，共堅奉以爲矩，爲度。其方稜尺寸，毫不可失，而但取所用物，稍出入于中。嘗約舉所用上客，則必馬、卿、枚、叔、高、文，則必韜、草、玄、賦、虛、無、北、海、卽

身堂文鈔卷三
樽中不豪非步兵。雖途窮無淚。法官苦釋之。獨勞將軍。惟
票姚頻見。凡張氏之子。盡有四愁。舉徐君之族。總下一榻。
但先發某題。即可不煩揣射。而歷歷堪舉。達人脈之。真不
滿一笑。而彼方密室私傳。契臂以相誓。謂不如此。不得爲
詩家正宗。斯誠可哀也。已于時亦有人思出而救其弊。或
以冥淡者空之。或以雕纖者詭之。或以諧蕩者蘇之。雖稍
得決其樊圃。而本弱易衰。去之無力。甚至欲取宋人之詩。
以掩唐而朽爛。益甚。世無退之。宜陳言之。塞路也。吾里耆
舊王無盼先生。生平爲詩。未嘗有所剽竊。倣擬以自附于

前人。惟自極其意。匠慘澹而出。雖或思理屈曲。使讀者不
能驟解。而先生益自喜。至一時詞家陳言。則避之若讐棄
之。若弊苴。片言雷同。便有慙色。此真余所樂與論詩者也。
今年先生年七十里。中諸公俱有所贈言。爲先生酒。而余
則獨與之論詩。且天地之德。惟日新。乃能生生。今先生齒
登七十。而其發爲詩文。有朝心無暮色。日吐陳茹新。以取
適于俯仰之間。卽此知先生之年。方不可期也。余惟有與
之論詩云爾。

壽李母朱太孺人七十序

代

人。臣。有。大。勲。勞。于。國。家。其。後。必。昌。不。佞。束。髮。時。竊。見。同。里。諸。老。先。生。其。中。風。儀。山。立。顧。盼。爛。爛。然。望。之。甚。偉。則。李。忠。毅。公。樗。也。時。公。解。貴。竹。園。甫。還。里。名。重。心。竊。嚮。徃。之。及。公。既。下。世。其。諸。孫。五。六。人。名。睿。者。晁。賢。睿。字。思。曰。爲。人。溫。恭。有。溫。藉。善。文。章。此。真。忠。毅。公。後。人。也。久。之。不。佞。既。削。跡。隱。里。門。思。曰。乃。儼。然。見。臨。請。得。不。佞。一。言。爲。其。母。朱。太。孺。人。七。十。觴。不。佞。謝。曰。唯。唯。君。家。忠。孝。世。門。傳。在。人。口。然。不。佞。間。讀。左。氏。傳。凡。寡。婦。自。稱。曰。未。亾。人。言。瀕。死。而。尙。未。死。也。

若君家太孺人則其爲瀕死益甚太孺人朱兗州公女孫歸忠毅公仲子博士君公初以大中丞撫貴竹軍博士君從行至數月而卒于宦舍時思曰方幼公疏所云臣惟一子一孫尙在襁褓其一孫卽思曰也太孺人日夜攜思曰哭博士君匱前曰所未從君九原爲此三尺孤耳及忠毅公被圍急常言遇難必先殺一家然後自殺因盡以刀繩授家人使倉卒得自爲計太孺人哭受謂公曰大人無憂兒輩必不辱賊手時署中食絕惟日取故牛馬革及埜草雜煮啖之思曰適發痘太孺人覓得白梁數粒投沸湯飲

之痘漿輒起歷三百日而圍解城中才餘男婦二百二十人太孺人母子出貴竹城門得不與十萬人同死而與二百二十人同生此真所謂瀕死而尙未死者也太孺人歸後日夜課思曰讀書思曰旣漸長能自成立至太孺人年五十而忠毅公謝世復二十年太孺人鶴髮尙強飯適當誕日思曰率其家人前跪奉爵爲太孺人壽而思曰所知交遊俱登堂以次上觴尙有其大父父時故客華堂無恙坐食依然而太孺人春秋遂七十矣昔漢書載耿恭守疏勒力戰踰年僅餘吏士十三人生入玉門不爲大漢耻惟

忠毅公有之南史載垣曇溪妻鄭氏從夫至交州夫死鄭氏獨攜其幼子文凝萬里還郡親授子經惟太孺人有之夫忠毅公提五千疲卒當獬鬼十餘萬血戰經年矢盡鼓死而卒全忠勇得以一片孤城手還君父卽太孺人亦不敢遽從一刀一縲竟得抱七歲兒歷髑髏爇火中間關還里教子四十年以至今日蓋忠毅公所以報社稷與太孺人所以報李氏忠臣貞婦卒能成事以不負國家其志一也思曰能奉母訓成令名固不媿垣氏子而東京惟耿氏子孫貴者至數十百人則李氏之門方將日興所謂人臣

有大勲勞其後必昌固無疑也請以是言爲太孺人觴

壽林視公先生七十叙

前數年林視公先生宜貢于鄉舊制凡應舉者長吏勸之
駕至長安對策率拜郡縣學博士其能事上官有得位者
爲推挽可望遷縣令稍遷至監郡贊治先生辭不就先生
家貧非薄貢身者曰義有所不敢諸君子謂先生節最高
皆贈先生言先生年四十餘左目瞢不見治之不復已聽
之前年偶登浮屠觀左瞳忽熒熒動意大詫之歸數日試
掩右目視則已辨人須眉踰數日試專左視則已能辨蟲
腳書蓋先生一目失光十九年復瞻白日諸君子盡奇其

事復以詩文貽之。先生能達觀，自爲生藏。每佳日，命僕夫荷盃，攜一卷詩，日造飲。其所人過問之，先生笑答曰：「吾真宅愛此，寂居遊雲，翩翩古今無期。蓋有劉參軍、陶彭澤風流諸君子，皆慕先生爲傳記，益多。今年先生壽七十，先生屢命予曰：子宜有言。余謝曰：僕無以益先生。夫壽先生前此三者備之矣。傳云：犧牛衣文繡，不若山麋翠鵠，不能全其身，惑于餌也。先生旣避世不仕，遺榮者寶其年，是宜壽一。凡老人髮再茁者，黃齒重拊者，兒皆能壽。況目主靈鑿，內視若昏，神光復生，可知。先生所養是宜壽二。古人有

云：惜生者不生，達死者不死。先生曠觀幽明，怡然一豁，方將趨無友而獨存，是宜壽三。且凡先生所爲極難，余見今人爲諸生，應有司試，苟有可先容，不惜顛蹶拜請，異時諸君多冠進賢冠，結紫綬，軒蓋相望，閭里間已而俱諱之。祈復上奏牘，公車次得更試于鄉，雖其人已衰，持不律兩目，遠注離尺許，戈畫俱出，卷格外尙匍匐，不宥休垂，老家居惟日買善田，營廬舍爲久遠計。言偶及不祥，輒唾之。出門聞挽歌聲，則塞耳不聽。持此輩較先生一霄一壤，豈可並口論哉。先生名侍御子爲吾家倩，有文名，兄弟四人，長者

官吏部侍郎少弟曰萬葉能詩工樂府與余善余嘉先生
義高能養明而達死生若此因復壽先生言

閻再彭六十一壽序

士。不。得。不。同。人。所。有。吾。亦。與。俱。有。斯。其。同。也。然。同。則。不。傳。
士。不。可。不。異。人。所。無。吾。不。與。俱。無。斯。其。異。也。然。異。則。傳。人。
但。苦。無。所。見。異。耳。淮安閻再彭先生其人風格最高夫人
清河丁氏有賢名再彭稱爲濟陽君再彭生丁巳重九後
一日濟陽君少一歲生重九前六日方再彭五十時賢子
若璩請奉觴先生笑曰徐之以待來年至濟陽君生日始
竝舉觴人俱曰五十稱觴之始壹與之齊使無所先後此
夫婦之義也或曰儉也各用其半也然此事高門大家常

有之再彭偶爾同俗亦無足傳及再彭年五十八濟陽君棄世後二年再彭六十若璩復請爲壽先生愀然曰吾昔五十待濟陽君而合觴豈遂以存歿相判亦命至次年仍在濟陽君生日乃進觴虛其並席壹如在者此則凡高門大家所絕無也余每見今人喪嬾至服除而再娶已爲合禮沉靈爽再周旣當情盡卽夫嬾本同生日亦必先奉生者之觴後酌亾者是亦人之常而再彭獨不以爲然誠有足風世者然則再彭此一觴前一年亦不減悵悅之情後一年遂足增伉儷之重以其異也異則可傳也且余聞再

彭爲人性忼慨尙義喜延攬四方奇士坐客輻輳濟陽君親修具出中厨豐饌款客極驩同時第一流若徐州萬年少沛縣閻古古袁州張芑山南昌王于一每過眷西堂輒流連彌月方去再彭得其贈答之文藏若拱璧然此數公並文章宿老自大江南北一時操觚之士翕然相推品目已定再彭與諸詞人同好亦無足傳至吾鄉甬上在東洲天盡處吳中風氣三江隔之況若余衰廢銷形匿影名不出孝女江者幾四十年身不出伍相江者幾二十年往來標榜俱所不及今若璩方徧徵當世名士之文以爲壽而

再彭獨手書致吾鄉太白歎公惟慕得杲堂一文以此自
娛一札不已至於再三皇皇然慮不副所請此則諸操觚
詞家所絕無也況事在踰年所徵四方名文應已畢至再
彭以次欣賞量副所望然則再彭今日得杲堂一文不足
益其重闕杲堂一文不足損其重而獨遙從人外之友苦
索諸家品藻未及之作斯其異也異則可傳也余故曰士
不可不異使無所見異卽再彭之人尙未傳也使無所見
異卽杲堂之文亦不得也

歎堂和上六十序

自數十年以來吾黨栖心蔽影多在名藍精舍間復藉有
一二釋老傾心延納相從爲人外之遊余嘗謂今日諸釋
和上吾黨之臯伯通孫賓石也今日所在諸梵林高士之
閑居逸民之別墅也若今王天童歎堂和尚則尤吾黨之
最重者歎公起家巴郡少讀書風儀朗朗年未二十輒苦
謝俗遠出家偶客吳中與西陵胡彥遠定交兩人從學道
氣志甚勵旣而公名德轉高遂受記山翁老人之門望傾
朝塾共推爲釋門師象及出主西陵佛日時彥遠已死公

身。着。高。履。爲。起。墳。刻。其。遺。草。三。吳。名。士。競。集。招。提。未。幾。來。
至。天。童。山。翁。老。人。親。送。公。入。院。併。屬。公。任。老。此。山。不。得。中。
辭。任。重。于。是。甬。上。諸。賢。復。從。公。遊。方。公。至。郡。惟。從。一。侍。者。
不。持。杖。拂。飄。然。造。余。遂。爾。披。衿。解。帶。各。極。流。連。余。同。梨。洲。
黃。先。生。入。山。公。爲。登。法。席。示。衆。客。有。昌。黎。至。此。設。供。上。坐。
異。日。公。以。事。過。西。陵。更。爲。彥。遠。葬。父。母。聞。者。感。其。義。至。泣。
下。初。吾。友。陸。辛。齋。嘗。稱。公。獻。堂。先。生。余。贈。公。詩。亦。有。曰。諸。
方。今。大。老。吾。黨。亦。先。生。卽。公。領。衷。人。中。人。外。風。格。畧。可。見。
矣。歲。已。未。菊。月。爲。公。六。十。公。諸。大。弟。子。慰。弘。于。石。輩。俱。屬。

余。乞。得。一。言。爲。公。祝。臘。余。謝。曰。竊。聞。東。晉。釋。和。上。遠。公。栖。
跡。廬。山。道。俗。宗。仰。一。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若。劉。遺。民。宗。
少。文。輩。俱。身。從。淵。匠。遊。道。餐。風。遠。公。年。至。八。十。餘。尙。與。時。
賢。情。眷。終。老。東。林。天。童。宿。號。小。廬。山。二。公。德。輝。相。映。千。載。
請。得。以。遠。公。道。臘。近。祝。獻。公。如。何。雖。然。余。嘗。讀。遠。公。東。林。
雜。詩。筆。徑。淵。妙。絕。非。宗。雷。輩。所。可。及。其。屬。諸。隱。士。染。翰。綴。
文。亦。無。足。副。其。望。者。卽。同。時。名。重。莫。如。陶。公。謝。客。而。康。樂。
之。心。雜。淵。明。之。心。遠。公。早。已。辨。之。是。則。遠。公。韻。中。意。中。惟。
有。一。淵。明。耳。且。兩。人。神。契。固。非。若。世。俗。所。云。許。飲。酒。卽。往。

見無酒輒攢眉而去作此狀也其去也適值渠前之虎嘯其來也適傳寺外之鐘聲兩人來往自有在不陌不阡之外吾故謂古來風流二老惟東林長老與東籬先生耳今吾歎公所與交時賢較諸張萊民雷仲倫六七君子不僅過之矣意更有一先生悠然心遠企腳北窗之下在歎公韻中意中者乎公聞余言亦笑而不答

高辰四五十序

萬履安先生末年始與余輩五人爲忘年交五人者徐掖青稍長其次高辰四余又次之余以下爲高且中沈哲先五君過從每不避風雨率聚萬氏艸堂履安先生在主席五君常列坐余左右眎各二人其坐介兩高之間辰四爲人體長文弱有羸形左髯數莖且中須長二尺目爛爛發聲訇然舉動有節目余顧盼兩賢得兄事辰四而不敢弟畜且中然此五君俱以文章風節自重歲寒相見各極標持余幸廁于中壹何盛也自履安旣歿喪我老成哲先爲

身堂文錄卷三
最妖諸人亦各雲散掖青客齊辰四客嶺外且中爲醫具
中惟余以衰病不出思復與曩人款款出韭黍相對晨夕
邈若干載又何衰也數年以來掖青辰四俱倦遊而歸且
中歲暮負藥囊入門稍得重聚而且中云亾風味益墜因
憶余輩初定交余年二十五兩高各差一歲余方年少自
喜而位已在中次嘗笑語且中此髯坐吾下使人欲老以
此相謔今相去二十餘年掖青辰四齒落貌衰仍儼然坐
吾上而下席轉虛遂使予冉冉五十公翻遂循退居少第
之列人生朋友其存亾聚散與得年修短往往有不可測

固如此也然當且中盛時忼慷論天下事下筆言語喜籠
蓋人上每至風神銳發欲隱其兄而辰四意思淵長徐吐
一言常有溪致晚年始爲文章簡淡有法貧無斗儲閉門
怡然昔蘇門先生謂稽公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
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此
辰四之學也吾知辰四此後年德日升其可量耶履安先
生向與陸文虎齊名文虎負才氣蟻跡一世落紙縱橫望
之俱辟易而履安被服雍容家門修整可法詩文沖然如
膏柳餘風流韻尙足蔭映後人斯其所蘊藉可知也辰四

果堂文少卷三
七

可謂逢企古人近希良友者矣。今歲九月二十七日爲辰
四五十末秋初冬。此古人所愛。橘黃芋白亦足爲驪。請與
掖青辰四時爲佳集。追叙平生。余雖衰病得常坐風流二
老下。兄事有人。尙覺其少。斯則余所願也夫。

送范國雯北行序

自十年以來吾甬上諸君子盡執義梨洲黃先生門先生
嘗嘆末世經學不明以致人心日晦。從此文章事業俱不
能一歸于正。于是里中諸賢倡爲講五經之會。一月再集
先期于某家。是日晨而往。摳衣登堂。各執經以次造席。先
取所講覆誦畢。司講者抗首而論。坐上各取諸家同異相
辯折。務擇所安。日午進食羹二器。不設酒飯。畢續講所乙
處。盡日乃罷。諸家子弟自十歲以上俱得侍聽。揖讓雍容
觀者太息。卽衰病若余亦得冒廁其間。與諸賢一通彼此。

之懷因自伏念世有黃先生固當身在弟子之列且少時
知讀五經畧解章句今四顧座上諸君其好學若此自作
入地便當重執經黃門垂老篤學亦應有成而乃仍與先
生叙三十年之交把手顏行一何其倨也已復自念先生
交滿天下如余者比亦當在泛愛中政不妨使先生交遊
中多此一人若竟翻然北面先生必以其一日之長使爲
諸賢舉首如是則斯道重遠千載宗傳豈以余之衰廢所
能負荷而自余以下其次長者爲陳夔獻范國雯此兩君
子俱有老氣健識毅然不回旣爲黃門高弟他日必能守

先生之學不負所授因逡循引卻更就朋友之位是余之
仍與先生叙交非敢爲倨也實其懦也亦其知讓也然從
此而余所心望于夔獻國雯兩君子亦甚重且遠矣今歲
適國雯將以事入燕去故鄉數千里客燕亦須經年始得
歸夔獻諸君俱心惜其去不得畱余獨曰國雯之行固亦
吾道之光也當夫子之世吳越諸地盡號荆蠻而子游氏
猷踰江蹈淮從游于洙泗遂得身冠文學之科南方數千
載菁華盡從此闕及與午過江以後士子文章併在江左
其時蒼荒之日幾比荆蠻雖至于今猶然也今國雯爲黃

門高第盡得所學更負叢山之遺書踰江蹈淮歷齊魯之鄉北極燕中盡以所載書轉相傳授使人知今日聖學宗傳定在子劉子而其及門老成尙在講席重開一一見諸筆疏于是北方之學者亦爲丕然一變余知國雯必能力任其事矣豈非吾道之光耶雖然國雯家有大父年及九十且黃先生所著書十餘種俱未經詮次須及門左右之國雯念此二者豈能久裴回國門耶黃門弟子有董在中鄭禹梅在京師一年之後煩趣裴國雯使南歸吾黨旦日虛講坐以待之矣

送萬公擇授經石門序

吾友萬公擇授經于石門數年每春初出門至末冬始歸歸必過余余時時苦肺呼翳爲患羸然而衰仰眎公擇顏色克豫內腴外豐出言款款有序家人具午膳公擇飲啖有節被服雍容余自顧不覺形穢非公擇夙養粹然豈能至此公擇曰吾黨今日講經之會已稱極盛但尙須語語驗之躬行可謂片言領要又謂余曰君病易治只當以靜坐爲藥石卽如蘇公所云取道家煉養之法借靜處作四十九日坐亦宜及時爲之相屬再三余心善其語年來曾

數齋糧入山舍欲了此事而未嘗得滿十日坐家居亦有
閉閣時但苦作輟不恒終無所得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
坐半日讀書不患無長進此語在今日亦何可望梨洲黃
先生曰學者從喘汗中焉能下手且使從閒居以證其心
余謂一日喘汗自當以一日靜坐復之但明日逐逐喘汗
復下可若何日月更逝行向老矣子劉子曰百年一旦挾
以俱盡使塵土坐以無光猩猩顧而卻步斯言足當痛哭
因念公擇甚苦貧使亦家居不出婦病連年呻吟四壁豈
能無動于心今但畧爲措置使足給糜藥便可條然而去

既到學舍但以二時爲門人課業便可得二時靜坐二時
讀書矣且日日行之無有作輟自應長進余雖家有二頃
田可坐衣食但輸粟出錢田奴爨婢此中豈我輩人安置
面目所在兼以宿病苦人每遇寒月見風卽僵吸吸憊憊
未衰而翁求得氣體泰然門庭無事能作三時靜坐一月
之中可積幾日而公擇方且擁書南面端坐函丈之席吐
存茹養日積月新俯眎喘汗中人真碌碌不可丈尺矣今
歲公擇將復出門聊從火藥間寫此一通作別兼以自警
庶幾老而勉力以報知己且使公擇在館間讀此文卽有

家室貧病之念忽從中來便可融然而解矣

送萬克宗授經西陵序

吾友萬履安先生有才子八人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此
近世所未有也諸萬中公擇克宗季埜俱爲余定交余嘗
目諸萬曰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克宗又曰說經無
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克宗以荀氏八人慈明第六
而萬氏八人克宗亦第六也萬氏旣傳家學而復俱事姚
江黃梨洲先生得讀蕺山遺書黃先生教人必先通經使
學者從六藝以聞道嘗曰人不通經則立身不能爲君子
不通經則立言不能爲大家于是克宗兄弟與里中諸賢

其立爲講五經之集先從黃先生所受說經諸書各研其義然後集講黃先生時至甬上則從執經而問焉大易已畢業方及禮經諸賢所講大畧合之以三禮廣之以註疏參之以黃東發吳草廬郝京山諸先生書而裁以己意必使義通中有漢儒語雜見經文則毅然斷之務合于聖人之道至專經治舉業家聞之率其生平誦解所不及茫然不知所說爲何經也諸賢各相詰難俱在言論而克宗獨盡載之筆疏凡諸家之說各有所長則分記之吾黨所說有足補諸家所不足則附記之細書卷中一札每十餘行

行數十字余方具靜紙請克宗楷書一編以爲說禮定論而克宗適將授經于西陵造我而別余因謂克宗曰嗟乎六經之學其淪于蒙谷亦久矣此人心所由日晦而文章之事亦靡然而益衰也自吳中所推宿老前則弇州近則虞山然弇州生平著書惜不從六經入虞山下筆綜古今而史學多經學少此其所以病也今克宗行盡以其所傳授之及門使一時學者由甬上之學而遡之姚江由姚江之學而溯之蕺山因得究六經之義以折衷于聖人若水之先河自五戶三門而漸放于大海或源焉或委焉故曰

河者中國之經水也。其爲有本之學如此。而修之于身。尙不能卓然自命。發之于文章。尙不能登作者之堂。吾所不信也。且吾黨講禮將畢。次及春秋。此經爲夫子之書。大義微辭。學者莫能識。克宗其豫。爲潛思仰窺。筆削吾黨行待以解。矇矣。

送董吳子遊江北序

吾友董吳子家有宅一壥。有田數十畝。已而奪其宅之半。爲馬廄。田在江口。水滷不可灌。歲無秋。負租而吳子先司農喪。已垂十年。尙停堂北。襄事不可緩。太夫人在堂。白首喜猶健。飯而吳子無他兄弟。得以代其養。于是吳子貧日益甚。今年吳子過余。曰吾貧如此。勢必爲一遊學于貴人之門。倘得酬所望。吾事其有濟乎。余姑應之曰。唯唯。夫吳子今日著葛帔而行。使諸公視之。不若西華北叟亦已足矣。然要非所急之人也。吳子又無他長。惟工詩及古文。

詞又非當世所急之技也。而求其所遇。遂若于襄陽之干員。生得給所請之半。此真未可知之望也。噫乎。吳子以非所急之人。挾其非所急之技。以干于未可知之門。而欲顯藉此以盡其無可代之養。襄其不可緩之事。即使吳子審度之。其果必有濟耶。益未可盡必耶。夫以余所聞于古人及親而仕。願食三釜之粟。此今日所不可得也。又聞之一菽一水。盡其驩。可以養身。治凶功不假手一人。可以葬其親。此爲人子而貧之事也。凡吾所欲告吳子者。惟此耳。豈藉于遊哉。雖然。吳子已告其太夫人矣。方司農公爲孝廉。

盛時亦嘗作客三吳。間渡江以北。踰嶺外。歲滿其橐中。以歸太夫人。許吳子行意。謂吳子今日作客。尙如司農公盛時。則吳子勢必當一遊。以慰太夫人之望也。且天下事固不可知。倘吳子今日出門。所至虛左。諸公一讀吳子所爲詩文。詞無不把手。如平生驩。爭爲吳子起治。衰以還。而凡吾所爲吳子慮者。皆其憂朋友而過之者也。則吳子之事。不旣已大濟乎。然則余亦姑趨吳子行耳。因書其語以爲序。

送萬季埜授經會稽序

吾亾友萬晦菴先生與余爲忘年之交先生有丈夫子八人長孫曰貞一並稱令器可謂極一門之盛先生第七子允誠爲余壻因問業于予其諸子自第五公擇已下及貞一余俱與爲三世交至深余嘗論之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克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埜季埜爲先生最少子先生初未奇之也旣年十四五卽能取先生座上書徧讀之盡知大畧先生更

大奇之。每向余輩輒稱吾家第八兒。遂能至此。當爲善擇師友。蓋先生交遊滿天下。及末年所稱畏友。惟梨洲黃先生。嘗與余輩言。今日學術文章。當以姚江黃氏爲正宗。一時若余與高旦中諸人。俱得少從黃先生遊。則萬氏教之也。先生因使諸子盡事黃先生。黃先生亦獨奇季埜及貞一。遂悉以所學授之。自悔菴旣歿。風流雲散。余輩三四人。蕭然伏處。放棄已極。季埜兄弟更與所同。研席諸人相與論黃氏之學。上溯蕺山。以爲絕學。宜傳人師。難值。于是里中陳夔獻。范國雯。陳介眉諸君子。俱得及姚江之門。學者

蔚然一變。則又萬氏教之也。季埜于經學。能與漢宋諸儒辨。及微芒于史學。能取歷朝設官議禮兵刑田賦諸大政。盡考得其詳。而尤善識三百年之文獻。間發爲古文詞。識力深健。不減歐曾。爲詩亦能窺盛唐大家之室。然性喜肆力于學問。或終年無所作。黃先生嘗謂余曰。以季埜之才。好學若此。望諸君少待之。無促使下筆。俟積其胸中所有。一涌而出。當盡爛然矣。蓋黃先生心屬季埜之重。有如此。今歲季埜將授經于會稽。余適病肺喀喀。藜牀間。季埜過。余曰。某將行。非某堂無以贈我。余謝曰。以余之衰病。自棄

若此豈有以益季埜然季埜方學子劉子之學今戴山講
席重開黃先生身爲此堂之長絕學季與季埜至會稽登
其堂發其笥益見子劉子所未傳書親其衣冠琴車餘風
放患必更愾然有深發于中者且余聞諸黃先生曰末世
之學其能病吾道者有二一曰俗學一曰異氏之學然俗
學之爲患其鄙易見凡有識者俱能救之而異氏之學其
能中人往往使學者自墮于霧霾而不知其晦蒙自汨于
波濤而不知其陷沒其爲害彌大今子劉子之遺書初出
海內仰止此堂益爲四方瞻聽所在得無復有陰持異氏
之說竄入其間者乎所幸黃先生力任斯道之重季埜與
董子吳仲俱客會稽得從黃先生相與先後其間非其種
者鉏而去之廓如也是則余所望于季埜者矣

送董與子第二序

今春吾友董與子將有江北之行同學故人俱擬古行路
難以叙別既數月矣余嘗讀古樂府所謂行路難大抵言
世路險崎交道浸薄丈夫有于于人躑躅行路間愾然而
嘆此其詩所以作也余每謂行路而未至有五難焉冒霜
暴日寒暑之難弱泥迅水舟車之難服勞任餒得僕之難
束裘收橐防暴之難移牀掃坐就邸之難行路而既至亦
有五難焉敝袍曳屣造門之難重關倨隸上謁之難設座
賜食承顏之難分光乞潤通辭之難薄饋少遺請益之難

今以異子之才而亦使奔走行路受此十難者此諸君所以爲異子嘆也已而異子治久不辨遂循未行三異故人與異子期者俱遺書相促異子姑謾辭以答之今復歲月矣一日異子始過別余余笑謂曰諸君謔行路難久矣今異子方行將無憚其難耶異子曰嘻僕之作客審矣豈復憚其難耶然諸君之所謂難爲難于行路而僕之所謂難更難于出門蓋以僕今日出門亦有五難焉垂白在堂儲養之難髻髮在膝屬教之難懸帖在門輸負之難客囊在庫取質之難積滂在田望糴之難余方了此五難者然後得受諸君所謂十難者耳余乃嘆曰異子豈欺我哉彼行路難曰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又曰行路艱難不復歌故人榮達我蹉跎此異子他日之難也出東門行曰盜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此異子今日之難也彼諸君豈知異子一貧若此耶余因更擬出東門行以別之且使異子得持此以示三異故人非敢忘其約言也行矣行矣無更易期

送萬允誠滁州省墓序

余每見里中家乘其云先世自某方徙居吾鄉率俱在世亂時也自遭難以來三十餘年凡爲郡中將吏及從軍宅客死不得歸者其子孫俱爲亾者起墳墓有家余嘗笑謂曰君曹百年後俱此間氏族一世二世祖也吾先友萬悔菴先生本定遠人其先世故萬戶明威將軍諱斌當開國時以兵從下滁州遂命守之因葬其母丁太夫人于州鄉後萬戶公北征歿于陣家人藏公冠劍與夫人合葬墓側子鍾遷爲寧波衛指揮世其官始定家于鄞葬西山于是

萬氏兩世墓相隔二千里萬氏既世爲將至悔菴先生更以名孝廉起家爲天下模楷先生每渡江而北輒上其滁州先墓故人大司馬慈水馮公復爲萬氏立祠廟置人守之歲奉其祭祀自甲申而後先生不復渡江北久之先生亦歿至于今先生第七子允誠更與其長兄祖繩兒子貞一期復渡江省滁州墓旣治行余爲喟然曰余所見流寓諸人其子弟從來年尙少及父兄旣歿故鄉親屬畧盡言及先世丘壟茫如在異國亦有宋時舊家其遺墓歷在而中遭亂一二世傳其亦葬數里以內而竟不可辨蓋當喪

亂時兵燹馬豸塞于四埜故雖離家僅一二十年相隔數里以內而遺骨一坏遂無問者今萬氏父子兄弟獨能冒兵燹中苾鞅齊二千里糧上其三百年以前先冢爲松栢培土修其家廟陳俎豆兩世肅拜祠下盡禮而後返觀其皇皇然行舉世所不急之事此誠賢子孫所難而足使一時流人盡動其哀感而不能已已者也萬氏可謂不愧世家矣雖然余抑有進焉允誠貞一固宿負經營用世才今旣至滁州覽其城郭行尋故萬戶公兵所從入處愾然追記其戰功望豐沛中陽故里近在咫尺異時苾鞅雲氣今

身堂文錄卷三
三
作何采萬年石馬尚得無恙不吾知其忠孝之念當有悲
慨橫生而不自知其出涕者此又非余言所能盡矣

送萬貞一遊江右序

觀士于其所交同年比德吾之友也史稱班叔皮張伯超
所造門俱其父黨則進之矣鄭當時年少所遊知交皆其
大父行則更進之矣吾鄉萬履安先生所謂天下和雍也
士有不登其門者幾不得與人齒先生有才子八人長孫
曰貞一貞一生而不凡先生嘗言是兒魁梧當不負吾門
及貞一漸長性嗜學好爲古文家言每下筆獨出冠時姚
江黃梨洲先生于海內文章少所許可然數稱貞一之文
爲有戴剡源歸震川風味于是吾黨翕然無不推貞一自

一時履安先生故客及其諸子之友俱退而與貞一遊稱
顏行無敢以齒自長者貞一可謂再進而上之矣憶余與
履安先生定交在酉戌之間先生之于余其齒相去若北
海之眇正平先生雖降德下交然余輩行藏語默俱奉先
生爲模楷雖友而實師之先生諸子季埜年最少季埜善
讀書其于經史之學開卷了然能得其綱領余有所疑質
諸季埜始自信雖季埜眇余爲父黨其執禮甚恭然余亦
心師之及初見貞一所爲文每得一篇欣賞竟日後聞黃
先生言益喜所嗜爲不謬常與諸君言里中後起之妙詩

推董異子文推萬貞一貞一雖眇余爲大父行其執禮益
恭余更心師之黃先生每言澗東門風之盛莫過萬氏而
貞一以其卓犖之氣出諸父之上一朝而傾其大父父客
相與披襟領契使各忘其年此其才信能絕人者獨是余
患氣杜門頽然放棄與萬氏父子孫三世交而才俱不及
遂循自讓俱欲奉以爲師此其老而病且衰殊可自感然
惟樂善之誠真有譽不容口者斯則老而彌篤者矣貞一
每謂余言吾知文章之事先先生倡之某願從之余數謝不
敢第貞一苦貧嘗教授三吳間歲暮始得一見今復將遠

客江右去故鄉二千七百里外約逾年始得歸其契闊逾甚然江右文章之藪貞一少學爲歐陽氏之文今覽其山川愾然懷古必有進于平日者逾年而歸出其所作老夫益當退三舍以待之矣

送介公北行序

晨起入市門望見肩輹相接其人俱具心計耳目工言語然求其能辨字習經書句讀蓋盡一日所見千萬人中不過數百人焉過學舍造長者客座望見諸君被儒者之服辭讓可觀然求其粗識古今自所伏習經書義外知尙有傳世文章蓋盡一歲所見亦不過數十人焉四方名士輻輳相通謁持行卷爲贄各以著作自許公然品目然求其卓犖自持盡去俗學足登作者之堂蓋盡一生所見終不過一二人焉夫積吾一日所見至于畢生累數千萬人中

身堂文鈔卷三
而○僅○見○此○一○二○人○此○誠○如○德○星○吉○雲○祥○麟○仁○鳳○爲○吾○生○所○
幸○得○一○見○者○也○今○乃○更○從○人○中○緬○想○人○外○而○求○諸○方○袍○餅○
盍○浮○屠○氏○中○人○此○中○所○謂○有○託○而○逃○爲○慕○其○所○學○而○學○焉○
亦○間○有○之○耳○大○畧○俱○樵○斤○耕○笠○生○不○識○孔○門○文○字○人○也○夫○
求○人○于○被○服○儒○者○稱○名○士○高○論○著○作○中○而○尙○謂○畢○此○生○不○
過○一○二○見○今○乃○于○衆○不○識○文○字○人○中○而○忽○得○一○智○者○世○其○
足○重○較○諸○德○星○吉○雲○祥○麟○仁○鳳○亦○誠○不○啻○過○之○矣○自○余○爲○
放○棄○失○職○之○人○杜○門○堅○謝○客○歷○三○十○年○獨○喜○從○方○外○遊○自○
先○輩○諸○尊○宿○外○近○始○得○吾○明○介○禪○師○斯○真○積○吾○生○所○求○諸○

人○中○人○外○得○僅○見○之○數○人○者○也○蓋○介○公○爲○人○內○蘊○靈○明○外○
守○廉○介○足○稱○其○自○命○吾○每○與○言○卽○神○領○意○得○有○默○然○相○解○
處○與○之○流○連○忽○忘○晨○夕○方○與○介○公○期○更○一○二○年○當○相○招○束○
茅○四○明○山○中○采○青○櫺○弄○赤○石○樂○此○餘○年○不○知○老○之○將○至○今○
秋○介○公○以○奉○其○師○嘯○堂○和○尙○命○將○北○上○京○師○造○余○而○別○余○
曰○介○公○行○矣○息○壤○不○可○忘○夫○以○吾○介○公○之○才○使○遊○于○方○以○
外○卽○今○日○拜○方○丈○明○日○卽○可○授○一○拂○一○衣○吾○知○介○公○有○不○
屑○也○使○介○公○遊○于○方○內○杖○盍○所○至○亦○當○躡○履○改○席○一○見○極○
歡○吾○知○介○公○亦○不○樂○留○也○且○吾○計○介○公○此○去○至○長○安○所○謁○

爲當世上公大老開東閣坐見四方奇士歸訪江南諸故
人名流聚數日有欵接所見如吾介公或更有之非若吾
鄉在天盡水飛處兼若吾門蒿沒頂意中蹉蹉惟在此人
也望諸公趣裝介師使速歸四明慎勿與放棄失職之人
復爭此一方外友也

徐遂生六十序

吾友陳子介翁少稱人師一時及門爲盛然常言能傳吾
學惟徐生子文萬子季埜爲吾黨所宗每云後輩中獨子
文手筆近古雖余亦謂通家諸子弟才莫過子文夫陳萬
二子人中模楷宿擅品目卽如余衰老尙得竊從諸君子
後今子文喜從此三人者游經其朔論世有賢者必謂子
文年少學日進其得良師友教益不少而殊不知子文家
學所受于遂生先生之教多也自古學日廢帖義暨儒守
兔園二三冊便爲秘本目不知戰國後何世士大夫至嚴

戒子弟不得妄讀一書旁經左氏傳亦爲鳩毒若余輩山林失職之人更斥爲不祥禁勿與通名紙一時後輩見里中諸君子師事姚江過余門輒背笑曰此數人尙圖進取何至與廢人周旋及後見介翁在史館在中國雲滄柱相繼舉于鄉始稍知治古學從先生長者尙無害進取誦訾少衰而遂生獨能命子文早事陳先生有年執禮諸父黨益使通古今以得紛紜五經從衡十七史爲可喜觀其所訓子能卓然一翻俗學之陋可謂獨出冠時余故曰子文外從良師友不如內得賢父兄之可樂也且所謂樂有賢

父兄者非第得奉教言固將以其身爲模範者也蓋遂生性篤孝友奉母繆太君善得其歡有兄伯凡遂生所養母晨羞夕膳及太君沒時具衾木飯舍之物盡身任之分毫不煩兄伯旣襄事悉以所遺田舍讓兄別買宅以居旣而兄業復廢遂生乃迎兄及巨嫂歸與比豆而食至今日余故習聞遂生處家備嘗勞苦然遂生友愛天至未嘗與人言故余亦不敢述之恐傷遂生意也遂生少治經兼工書法年二十卽慨然曰人生不能作各宰相家有瓠瓠中鏡經亦可療世豈能鬱鬱從經生後耶因盡發素難以來至

近世薛趙諸家言精研其義出而治人病無不奇中遂各
重一時然遂生性蕭疏廓落厭見坐客伊優狀以故未常
輕入貴人門獨與余交甚善每過東齋卽解帶而坐相與
縱言至出礮忽起卽自浮太白頓盡行歌而去而遂生年
已六十矣子文方圖上一觴遂生曰非得吾老友杲堂一
言吾不歡子文乃登余堂而請余笑曰世俗所以壽親者
率求一時在魁柄大老撰文列前後官階六七行朱書大
篆以此耀閭里耳目不問其文若何也今賢父子謬喜余
文乃辱使操觚卽余大書署其名亦不過曰東州逸老某
耳而賢父子若將以此四字當彼官階六七行得無爲閭
里所訝雖然以子文高才與滄柱諸君子同駕載史筆從
陳先生後固子文所能自取者然後彼訝者將更笑曰此
東洲逸老亦可使操觚也是爲序

族叔叔範先生八十序

余嘗讀晉汜幼春傳稱其家門風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余
每愛誦此二語所謂無常父者言汜氏于子姪間一情不
異諸子事其伯叔父並如其父也無常衣者言兄可衣弟
衣弟可服兄服同牀合衾畧無爾汝也陶靖節與子書稱
幼春七世同財使諸子仰企無忘父誠夫陶公高風軼塵
邈然千載而其所心服唯在此人始歎古來名士第一流
未有不從恂恂孝友中出者也後讀南史孝義傳稱西陽
董氏三世外無異門內無異煙此則謂其合宅一區合爨

一室門中和雍可彷彿范氏二語蓋古今人至行固有適
相類者耳。某有族叔曰叔範先生其先自青州徙鄞南宋
時凡八葉進士世以孝謹名至弘正間有曰南塘翁始徙
宅于社南家門寔盛有孫諱坤元爲各諸生其孝友更著
生子二長曰士楷字叔則次士模卽叔範先生也先生初
讀書及叔則補諸生有名先生遂讓長兄使專治經史而
身任經營內外家益饒旣而承父命使分產先生意遂循
不忍答輒曰有長兄在凡田宅俱請受其下者叔則亦曰
吾家一區一壠並吾弟所益吾當受其下者兄弟交相讓

不置里中間其言競嗟嘆至以各呼曰李氏兄可爲模弟
可爲楷一時傳爲嘉言先生有子五人長曰如玉字敬之
以明經俟補外博士次日如金曰如圭曰說俱列諸生獨
少子曰廷玉使治家敬之與少弟並善事先生色養唯中
三子無年然諸孫亦各自立而敬之長子曰開更年少有
才社南一門家風益盛先生旣爲吾宗祭酒齒漸高彊飯
每出門以屐不以杖閒居二子率諸孫共候臥起飲饌日
早暮而先生申申然遂八十矣余初讀漢萬石君傳歷三
世孝謹遂寢衰卽某爲兒時及見先大父參軍公與先大

中丞龍麓公兄弟並八十餘家庭款款且起必相呼各一
門肅然諸父行七人先太保忠毅公爲長先儀部最少其
孝友俱莫比至某兄弟輩十餘人較諸太父時自顧殊
不及矣至下脉子姪輩爲益不及矣今先生上自其南塘
翁下至孫開孝友無間凡六世卽如開才益高其執禮讓
益謹余私心愛之使若陶公便當舉社南一門歸誠吾門
子姪雖以先生方濟北汜幼春亦何讓焉余所謂古今人
適相類正不徒西陽董氏耳傳曰積行三世後必昌先生
門中方與八葉進士上相輝映當自今日始

壽陳太母謝太夫人六十叙

余於里中諸賢所深畏惟夔獻陳子夔獻門庭孝友爲梨
洲先生高第授莪山人譜紹其絕學自諸賢有講經之會
夔獻身爲舉首每亢首辯難四座盡傾發爲文章老氣橫
厲余嘗心許夔獻爲足任吾道之重已而知夔獻所以致
此盡由其太夫人教之也蓋余嘗讀晉書劉惔傳輒嘆其
母賢者也惔少知名時論比之袁羊惔還白其母母使勿
受已更方之范汪母亦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諸君遂比之
荀粲夫真長少經品目所交盡名士劉母旣善教其子復

能取同時名輩與其子所造相較優劣不爽豪芒真古今
明鑒婦人也且時稱袁羊洮洮清便范玄平善談各理使
真長受此亦不失第二流中人而母願使卻之至再究之
荀君簡貴劉尹清蔚遂並參第一流此俱母善引之使數
進也而今于陳母復見之蓋夔獻少有盛名家在郭西復
當舟車所會處自十年以來梨洲先生至甬上必主夔獻
家同門諸弟子畢集至所往來過他客率當世名士太夫
人常以夔獻得事人師與賢者交遊爲喜每客至太夫人
必親辦中厨出豐膳陳帷帳共具諸君登堂見母太夫人

俱能次其高下退爲夔獻言使相資益一時師友淵源遂
盡聚其門然則太夫人春秋日高卽夔獻之學日進今太
夫人甫盈甲子後十年更進七十觴吾知夔獻所造當更
大不同是惟太夫人爲能善引之使數進也夔獻有弟曰
和仲子曰子政俱能傳夔獻之學恂恂孝謹爲佳子弟余
初與夔獻定交朔論相等余艸木之齒長於夔獻幾十年
旣而自顧歆然遂循不復敢齒遇退而與子政通婚姻是
卽夔獻之人與其所學可見矣倘吾黨今日品目仍以夔
獻比余太夫人能使夔獻受之耶幸有以教我矣

壽楊母朱太君七十序

西臯楊鄰哉介吾友萬季埜造余曰履祥有母春秋七十矣乞得先生一言以觴余唯唯然鄰哉意逡循若未敢盡言季埜爲前白曰鄰哉數與某言祥望得李先生之文以爲母觴以先生爲有必可傳之文也祥不幸八歲失其父藉母教祥讀書得補諸生祥初入學舍謁夫子畢輒歸拜吾母母慘然曰此拜當與汝父受之今汝父安在母子相持而哭所幸母春秋益高祥竊慮壽日一觴母慘然復若前日也所望得先生之文受長者誨言祥藉得豫白其母

以爲重庶吾母勉進一觴此祥所以長跪而請耳謹爲述其語若此鄰哉復出所撰母行畧一篇相授再拜而後去余讀之肅然謂楊母誠吾鄉賢母也旣而流涕曰鄰哉可謂處人倫之變矣蓋楊氏世爲鄞右族鄰哉父士直君少孤依其大母及長娶于朱卽鄰哉母太君也太君亦名家女性篤孝旣歸楊氏能主饋善養其太姑士直君以是得無內顧因賚貲出轉貨于四方適遭國難所在賊麻起士直君竟流失不知存歿何所時太君年甫三十鄰哉生八歲第台輔五歲未幾太姑亦歿三季太君日夜悲號望得

士直君信門戶婢然因攜二子往依朱氏居身挫鍼治緦課子讀書十季而學成士直君竟無信太君身未嘗著華衣年四十輒菜食苦節甚厲鄰哉痛其父平居笑不見齒嗟乎鄰哉誠可謂處人倫之變矣余嘗讀史載晉陵華寶年八歲父豪成長安謂寶曰俟我還爲汝上頭及遭亂信絕寶哭候其父年七十不冠不昏然成長安猶可望長安也今鄰哉茫茫望東西南北不知父歿所劉忠愍公畢命家人莫定其諱日因以六月下浣三舉諱祭然猶在數日中也今鄰哉茫茫歷上日至歲除不知父忌日何日此情

此痛卽沒齒畢天人子能自釋乎亦何能上釋其母之懷乎雖然鄰哉所望余教深矣可奈何亦惟有教鄰哉使盡孝于太君已耳詩曰惟乘與梓必恭敬止謂此先人所植也禮曰手澤在書口澤之氣在栝椹謂推之于物也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謂推之于人也况吾母與吾父本一體也一氣也吾登堂而不見吾父所幸吾母在焉吾母亦吾父也由是而進一飯當使加甘由是而進一衣當使加溫古人有言爲人子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今積吾父未申之情事而盡申之于吾母持其欲報生我者而

併報于鞠我者之身以爲生事盡力卽以爲奴事盡思如是而人子庶可少釋乎庶可上釋其母之懷乎况楊母誠吾鄉賢母也卽使余今日微激鄰哉使立取富貴千鍾五鼎以悅其母吾知非太君所樂處之者也惟是鄰哉潛精學古得在梨洲先生門與吾黨爲講經之會師友淵源共相益發至太君壽日同里諸賢俱以良友之母登堂前執爵拜起于庭鄰哉遂進一觴太君曰吾爲先府君教子四十年今得從諸君子顏行藉聞長者大教吾可無負楊氏矣太君因解顏進一觴可無疑也季埜曰甚善非先生不

聞是言遂詮次以爲序

